

战国时期“上高密”地望考

□孙涛



“陈頊上高密豆”陶文

潍河中段有战国古城“上高密”，史书无载，最早见于清末潍县金石学家陈介祺“高密造戈”题跋。陈氏言曾于曲阜孔府见一戈，铭文为“上高密造戈”，收录于《簠斋金文题识》《簠斋存古馀录》中。近来又发现大英博物馆藏有“上高密造戟”，同治六年（1867年）入藏。

2024年，坊子区境内的潍河西岸新出土战国陶器一批，器型以釜、豆为主，出土时多已残破，部分上有戳印齐陶文，携带地名“上高密”，文字相对完整的主要有“陈楠立事岁上高密豆”“陈楠立事岁上高密釜”“陈頊上高密豆”“陈頊上高密釜”等几种。“立事（岁）”题铭是齐国特有的一种工官题铭制度，与工官制度有关，工官即当时管理官方手工业的官署。此次出土土地位于古高密城西南，而陶文名字中又含有“高密”二字，可知其得名和当时的高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潍河附近的地名，从先秦到汉初，许多城市有规则地出现，它们的特点是相距不远，城市名中都有着固定的一个字，体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如自南向北有昌城、平昌、昌安、都昌四个城，名字中均带有一“昌”字。此次潍河西岸出土的划刻文陶片中，有“xx平丘釜”的铭文，附近的安丘古名渠丘，平丘之名无疑跟渠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密”字同样有着它自己的古城体系，城池聚集在潍河中段区域内，目前根据典籍记载和出土实物而发现的古地名有密、高密、上高密、上假密、下高密、下

密、密乡等，它们中有的其实是同一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相互之间的得名也有着紧密的参照关系，“上高密”得名的参照物大概是高密。

《史记》“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中，记录了潍水之战时潍河西岸的古地名“上假密”。潍水之战时，龙且驻军在高密，位于潍河之东，韩信军位于河西隔河相对。韩信于战场河水段上游筑坝囊沙断水，引龙且率前军过河后放水，后军不得过河。韩信、曹参遂大破龙且前军，斩龙且于上假密。故“上假密”是在与潍河东岸的高密城所对应的这一段潍河西岸的范围内，而后这座古城随着历史的进程降为远低于县一级的亭。清顾禹祖《读史方輿纪要》中载：“假密亭在（诸城）县东北，《史记》曹参从韩信击楚将龙且于上假密，破之，即此。一云在高密县境。”“上高密”系列陶器出土于潍河西岸，出土地与古高密城隔河相对，与史书中“上假密”的位置高度重叠，故战国“上高密”应该即汉初的“上假密”。汉代时，上假密东北为高密，汉高密再北为下密城，可知此地域上、高、下的位置是自南往北而得名，很可能是根据地势的高低（南高北低）或者水流的方向（自南向北入海，上游在南）而定义的。



听评书的时光

□李守亭

冬日午后，阳光透过飘窗，温暖地洒在那本珍藏记忆的影集上。我翻看到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合影时，耳畔仿佛响起她悦耳动听的说书声，也想起我儿时听评书的难忘时光。

1980年前后，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等通过广播传遍千家万户，风靡大江南北。那时，我刚上小学，收音机是个稀罕物，我们村总共也没几台。村中十字路口西南角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一响，便是全村的书场。中午或傍晚一放学，我们背起书包拔腿就往大喇叭底下飞奔。附近很多大人也忍不住放下手头的事情赶去收听。

“上回书说到，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京……”刘兰芳的声音又从大喇叭里“跑”出来了！她的声音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令人着迷。她说“炮声四起”，你耳边就会传来连珠炮声；她说“金鼓齐鸣”，你便听见沙场战鼓声声；她说“马踏连营”，你眼前仿佛战马嘶鸣，卷起漫天烟尘……我们仰脸望向那个铁皮喇叭，仿佛那里真能杀出“踏破贺兰山缺”的岳家军来。

刘兰芳说书，喜怒转瞬之间，动静改口便有，一张嘴里藏乾坤。说《岳飞传》，到了悲伤处，她声调往下一沉：“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于风波亭，千古奇冤啊……”话音未落，底下听书的女人们便抹起眼泪。说《杨家将》，一到厮杀场面，她的语速陡然加快，字字如爆豆：“只见杨六郎一杆枪舞得风雨不透，啪啪啪！连挑辽将二十八员！”听到起劲处，孩子们再也按捺不住，拿树枝当长枪比划起来。

每当说到扣人心弦的紧要关头，她就戛然而止，“啪！”醒木一拍，声调一扬，徐徐收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故意一停一顿间，听得我们大气不敢出，在刚才的精彩场景里沉浸良久，随后便七嘴八舌地猜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她在说《杨家将》时，不

知多少回以“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收尾，吊足了我们的胃口，既有没听过瘾的遗憾，又有萦绕心头的期待，翘首以盼明天的听书时刻早点到来。

后来，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花二十几元——那是父亲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长征”牌收音机，结束了我大喇叭下听评书的时光。但是，新的烦恼随之而来，家里的农活需要我添把手时，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一个星期天，刚吃完午饭，我正津津有味地收听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正说到两条好汉李元霸和裴元庆要决一死战时，母亲下了“命令”：“快关上，趁着天好，咱们去北坡拾棉花！”尽管我心里不乐意，嘴上还是连忙答应。我一边拾棉花，一边挂念着评书里李元霸和裴元庆谁先出招，只盼望早点干完回家，别错过傍晚的重播。不料回家时天已擦黑，重播虽未结束，但恰恰没赶上这一段，留下深深的遗憾。直到几年前，我才借助网络搜到这回书，痛痛快快地听了一遍又一遍，了却一桩心愿。

我听书越来越上瘾，除了刘兰芳的评书，单田芳的《百年风云》《明英烈》，袁阔成的《三国演义》，田连元的《刘秀传》，田战义的《李自成》……同样令我着迷。从评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滋养了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助我走上写作之路；从评书中学到的为人处世道理，成为引领我走好人生之路的明灯。

值得一提的是，30多年后，我去沈阳采风，机缘巧合，偶遇刘兰芳老师。当时75岁的评书大师从电波和岁月中穿越而来，和蔼的面容、熟悉的声音是那样亲切而真实，一张合影定格下珍贵瞬间。

在文化娱乐形式日益多元的今天，听书仍是我的最爱。岁月流转，尽管收音机换成了手机，无线电波换成了互联网，定时广播变成了随时点播，但那些熟悉的声音和故事，依然那样真切鲜活，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回响。

岁月的痕迹

□王洪智

韩铁英是诸城乔家巴山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活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北地区（今诸城、日照、五莲一带），是一名文武双全、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武工队“领头”队员。近日，怀着对韩铁英的景仰，我来到了位于诸城市昌城镇乔家巴山村的韩铁英故居。

我对于韩铁英更多的了解，还是来自于曾任潍坊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韩钟亮所写的《淮河匪》《远山的呼唤》等文章，韩钟亮是韩铁英的堂弟。

1937年，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王辩与丈夫赵志刚等人从外地回到诸城相州，成立中共诸城临时特别支部，并动员王满、王希坚、王成等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满是王辩的妹妹，那时已在诸城乔家巴山小学任教。

韩铁英在王家巴山小学读书时，弄到了一把手枪，经常跑到后山练习，练得一手好枪法。在王满的影响下，韩铁英开始参加革命，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共巴山党支部成立，他任组织委员。1941年，韩铁英瞒着家人投身革命队伍，骁勇善战，又是神枪手，参加了许多著名战役。他一生热爱军队，即使后来到了地方工作，还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不巧的是，当天韩铁英故居院门紧锁，我们只能在屋后留影纪念。记得这里还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枪战。《淮河匪》中写到，1945年8月，潍东县委成立，驻地设在乔家巴山，韩铁英的家就成了县委书记江涛等办公的场所之一。9月4日拂晓时分，汉奸王金铭突然率部偷袭村子，包围了韩铁英的家。韩铁英临危不惧，等家人躲进牲口棚后，他躲在影壁墙后，一边用匣子枪阻击着敌人，一边迅速地在地上拾起敌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投掷回墙外，一直坚持到县大队前来救援。

这三间低矮的土屋几经翻修，过去的痕迹早已不在，但那场枪战连同韩铁英的革命事迹已载入史册，永远不会磨灭。